

「別再有人為換證做手術」：彼岸有花，吳宇萱的台灣跨運之路

「這幾年我已經被訓練成一個非常硬的人，有點忘記自己溫柔的樣子。」



2024 11 24

/

【編者按】台灣的跨性別運動在2024年被「免術換證」訴訟劃開新的戰局，端傳媒專訪台灣第五例勝訴當事人吳宇萱，我們回溯她的養成，看見台灣數十年性別運動與開放文化的積累，也探索她如何在風雨中前行。這場運動不僅關於身體政治與女性主義，更是台灣公民社會的一部分，值得所有人關注。

「你知道什麼是『自殺組合拳』嗎？」吳宇萱清秀瘦小，圓圓的臉龐稚氣未脫，用認真的口吻說：「割腕本身其實不會死。但她如果割得夠深、又泡在浴缸，讓血不會凝固，就有可能失血過多，這種風險比較高。」

26歲的吳宇萱，是台灣第五位勝訴、成功免術換證的跨性別者。她年紀輕輕，卻已經在社群看過很多人因為憂鬱而自我傷害，她因此摸索出一套判斷標準。

「一開始我也很緊張，想說要不要去救她？我伴侶看多了，就會說『啊這個傷口那麼淺，不用怕啦，很快就止血了』，除非是自殺組合拳，才要真的擔心。」

冬日的宜蘭，我與吳宇萱在遠望龜山島的海岸漫步，冰冷刺骨的東北季風夾帶細雨打在身上，但她不以為意。作為土生土長的宜蘭人，她習慣了風雨，似乎也習慣了自己引發的風波。

吳宇萱免術換證後，網紅挖出她招募潛水團的貼文，質疑她仍保有男性生殖器，恐對同寢女性造成威脅，引發女性安全論戰。她的個資遭到公審和肉搜，連在地方二手社團賣東西，都有網友循線特地來謾罵她。面對這些壓力，她不但宣稱自己「不受影響」，甚至把頭貼換成潛水的照片。許多人批評她囂張傲慢，是台灣當前最具爭議的跨性別者。

實際與吳宇萱本人相處，發現她並非不受影響，她的措辭已經變得非常謹慎，回答每個問題之前，都會思索再三：「我想一下這能不能說。」她坦言自己現在貼文之前會請幾個朋友幫忙審稿，大家都通過才發表。

但她確實有心思細膩的一面。我們約在外面，途中會收到她傳來GPS即時動態，回報：「我到這裡了！」拍照前她不確定裝扮是否妥當，會分享穿搭相簿：「穿這套可以嗎？」我們和其他媒體共同

採訪，她居中協調，也處理得體貼周到。很難把眼前這個人和社群帳號上那個高調做自己的形象連結起來。

她的伴侶小曦告訴我們，吳宇萱在網路上被別人誤解是正常的：「她寫文章的邏輯很像在寫程式碼，她會講1+2=3，然後a加b是什麼，就跳下一段，但別人不一定在她那個邏輯裡。」



2024 11 27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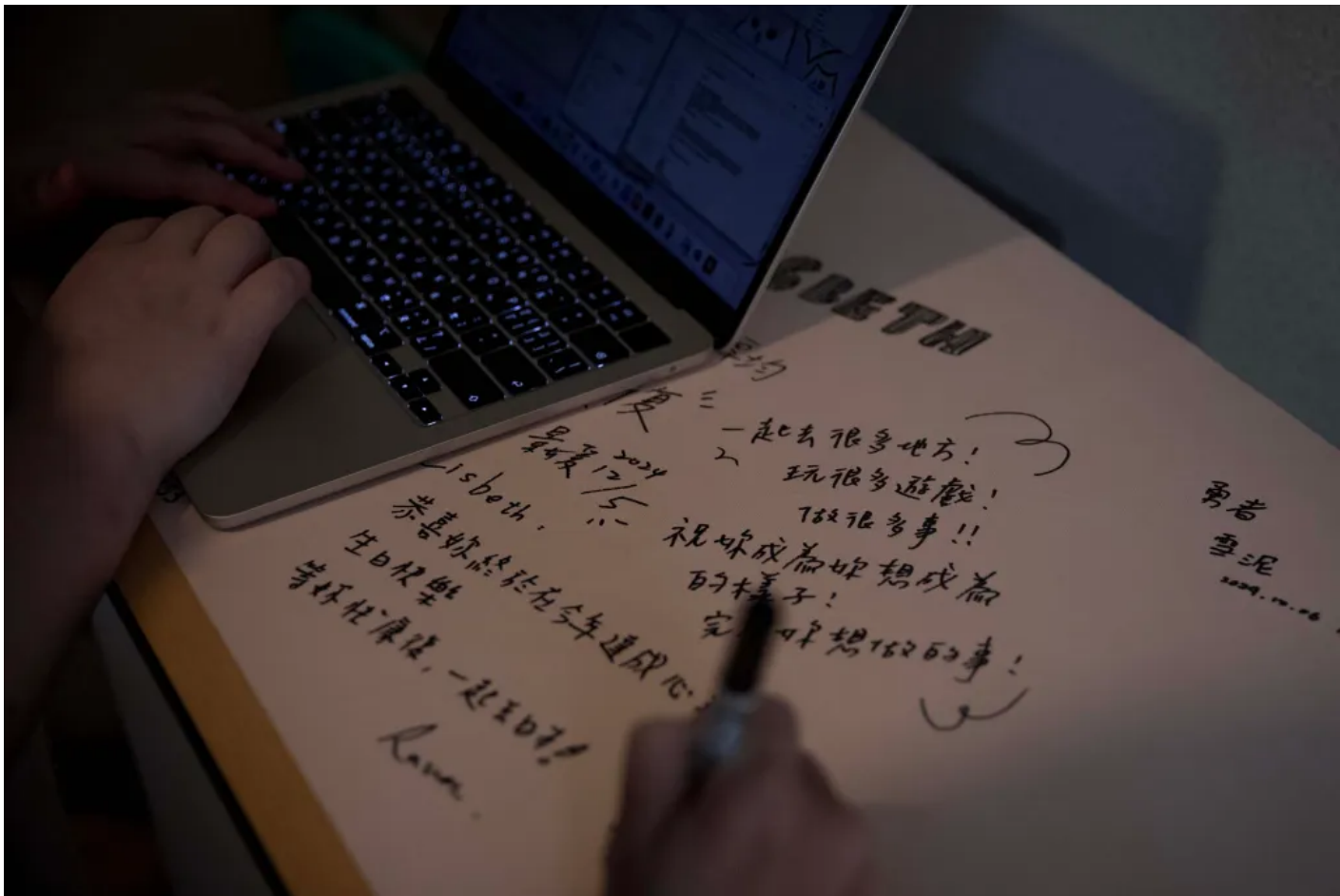
開源社群的土壤，性別運動的養份

她確實高中就自學寫程式，不是興趣，而是未雨綢繆。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可能不適合台灣的體制，要想辦法學一些東西，讓我以後不會餓死。」她當時還不知道什麼是「跨性別」，只是隱約感到自己想當女生，而這樣的自己似乎無法在當下的社會生存。

直到高二參與了青年性別營隊，在那裡她形容自己「性別開眼」了。「他們教女性主義，教同志運動，還讓我們讀何春蕤（編按：台灣性別研究與社會運動者）的文章，我才知道有性別認同這東西！」回家後，她把西蒙波娃、吳爾芙的書印成厚厚一本，帶到學校偷偷翻閱。

當年同婚議題在台灣社會沸沸揚揚，高二的她也加入「婚姻平權小蜜蜂」，周末會瞞著媽媽，從宜蘭坐客運到台北，幫忙發傳單、街頭短講，「有一次我們在大安區講到一半，反同婚的店家還拿球棒出來驅趕我們，超緊張的。」這是她第一次參與街頭運動的現場，備受衝擊也帶著一點興奮。

性別運動帶給她能量，但她也發現許多跨性別者出社會後陷入窮困，這讓她充滿危機感。「我想去看一下資訊業界是怎樣，看看以後我要活下去需要什麼能力？」



| 2024 12 7 /

高三她開始參與開放軟體和公民駭客的活動，也在SITCON、MozTW這些團體幫忙。在開源（Open Source）的世界她能力快速成長，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：「大家不在乎你是誰，你是跨性別就是跨性別吧！大家在乎的是你有沒有想做的事情？你能不能把它做好？」

參與開源社群超過二十年的跨性別者琳康薇也證實，這個群體對多元性別的接受度相對高，琳康薇早年在COSCUP和OSDC這類年會，也會遇到一眼看起來就像跨性別的人。她分析：「在核心價值容易展現的環境，花邊屬性（性別、年齡、種族等）的重要性就會下降。」

Mozilla台灣社群的管理員Irvin告訴我們，資訊圈的特色確實是重視能力：「我們不看學歷也不看證照，就是看你會什麼？能不能解決問題？像唐鳳的能力就很強。」唐鳳（Audrey Tang）是台灣知名的跨性別公民科技倡議者，她14歲起就自學程式語言，在開源圈貢獻良多，2016年她成為首任數位發展部部長，現任台灣無任所大使。

Irvin在「摩茲工寮」認識吳宇萱，認為她的貢獻除了專業能力，高調活潑的個性，也讓男性工程師為主的群體更認識到「原來有這樣的人存在」。

17歲的吳宇萱在這個社群如魚得水。當時的她，還沒料到這是她最後一個快樂暑假。



在體制內外抗爭：宿舍爭議

她以前三名的成績考上北部私立長庚大學資訊工程系。學校資源豐富，缺點就是地處偏遠，根據教育部網站，該校有七成學生都入住宿舍。

此時，吳宇萱的外觀已經受到荷爾蒙療程的影響而改變，她的胸部隆起，頭髮留長，蛻變成年輕女性。從高中開始，她就透過網路搜尋國內外跨性別者的經驗，她發現若想在社會上更自在地生活，醫療介入是重要的一步，因此她主動預約門診，醫院也確實評估她的狀況後，幫她開立「性別不安」的診斷並開始進行荷爾蒙療程。

她也知道自己必須處理開學後的生活。為此，她積極參加迎新活動，跟同學解釋自己的狀況，大家有點好奇，但沒有人排斥或反感。接下來就是解決住宿問題，她與未來室友談妥後，決定寫信給學校。

這封信寫在2017年7月1日，標題：「新生住宿事項請教」，開頭是：「貴 長庚大學您好：非常感謝能受到你們的提拔，錄取成為今年資工系的新鮮人……」用詞略顯稚嫩但客氣有禮，她在信中解釋自己的狀況，說明醫療計畫，請求學校讓她「住在符合自己性別認同的宿舍」，最後落款一板一眼地寫下「祝事事順心」。

洋洋灑灑超過千字，涵蓋心理、醫療和法律，還條列出解決方案。以高中生來說，寫出這樣一封信，似乎有點過於老成。但吳宇萱解釋：「我做了很多研究，知道別人會有疑慮，所以想先幫學校想好解決方案。」

苦等許久，校方終於回信，表示非常重視她提到的問題，請她提供證明。這似乎是個友善的訊號，接下來的一個月她緊鑼密鼓地準備校方要求的資料，除了家長同意書、診斷書以外，還要提供處方藥物清單、心理測驗結果。

開學前校方通知，她仍然被安排入住男生宿舍。這無異於晴天霹靂，眼看即將開學，她只能硬著頭皮先搬進男宿。她坦言：「可能以前的環境太友善，讓我錯估這個世界上的真實狀況。」

在大學她還是交到朋友、參加社團，試圖專注在課堂上。她自豪地說：「我的《計算機概論》考了滿分，考完還跟老師討論，下學期要帶哪一種機械鍵盤來寫code。」但入夜後，一想到要回到男宿，她就開始不安。她用早出晚歸的方式避開其他男同學，後來索性借住社團辦公室。

她對學校抱著希望，常跑到行政單位想找人協商，天真地想像：「我要跟學校討論怎麼解決問題啊！」她在開源社群學到理性思考，卻沒意識到自己才成了問題本身。



9月27日，長庚大學的學務長終於接見她，現場還有總教官和幾個師長，在辦公室圍住她一人。根據後續在法庭上提供的會議錄音，可以聽見吳宇萱卑微地懇求：「老師我真的走投無路了。」她試著表達住在男生宿舍對她、對男同學都很不自在。

學務長的語氣不太耐煩，勸她：「你可以穿中性一點，不要那麼女性化」，認為吳宇萱就跟抽菸打架的學生還要求特權一樣：「不要以為自己無可取代，你就是硬要別人順著你。」總教官也對她咆哮：「上帝造人只有造男跟造女，沒有造第三性！」這場1小時又12分的會議，以吳宇萱顫抖的聲音：「不好意思今天打擾你們，那我先告辭了，謝謝。」作結。

「我整個人裂開了。」事隔八年，回溯這些細節仍讓她刺痛。「我本來想幫學校解決問題，後來發現，原來他們要解決的是『我』。」她身心狀況低下，長庚大學諮商輔導組來關懷她，她把自己不堪的心情告訴輔導老師。這些隱私後來卻遭到外洩，成為學校反擊的武器。

社運團體幫她提告，學生議會和社團都聲援她。看似擁有外界的支持，但她其實已經陷入了極度抑鬱，甚至產生輕生的念頭。「老師也很好，同學也很好。可是我還是想從八樓跳下去。」瀕臨崩潰前，她用最後的理智辦了休學，大學生涯凍結在她離校那一天。

這是台灣性平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在各界批評和抗議中，長庚大學被教育部判定性騷擾，相關人員遭到申誡，學務長和總教官也因言論侵害人格權，判賠新台幣12萬元及8萬元。監察院也介入調查，呼籲教育部應正視跨性別學生諮商及照護資源，並提升教職員的「性別知能」。

「宇萱的案子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意義，校方竟然不了解，不友善的言論也是一種性騷擾。」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陳志遠說。當年人本介入本案，認為長庚大學的校方性別意識嚴重不足，也有濫權問題：「教育應該是促進學生的發展，這個學生她的表現很出眾，但學校卻不安排友善安全的住宿空間，反而對她施壓，這也違背行政人員中立。」

陳志遠也感嘆：「跨性別的案例不多，宇萱是少數願意出面的人。她揭露一個有女性性徵的學生，被迫住在男宿的處境。以她當時那麼小的年紀真的不容易。」



「最好把每個人都當成敵人」

我們走在海灘上，她留意到攝影師的膝蓋沾到宜蘭特有的黑砂，蹲下來幫他拍拍褲管。我稱讚她體貼，她愣了一下：「這幾年我已經被訓練成一個非常硬的人，有點忘記自己溫柔的樣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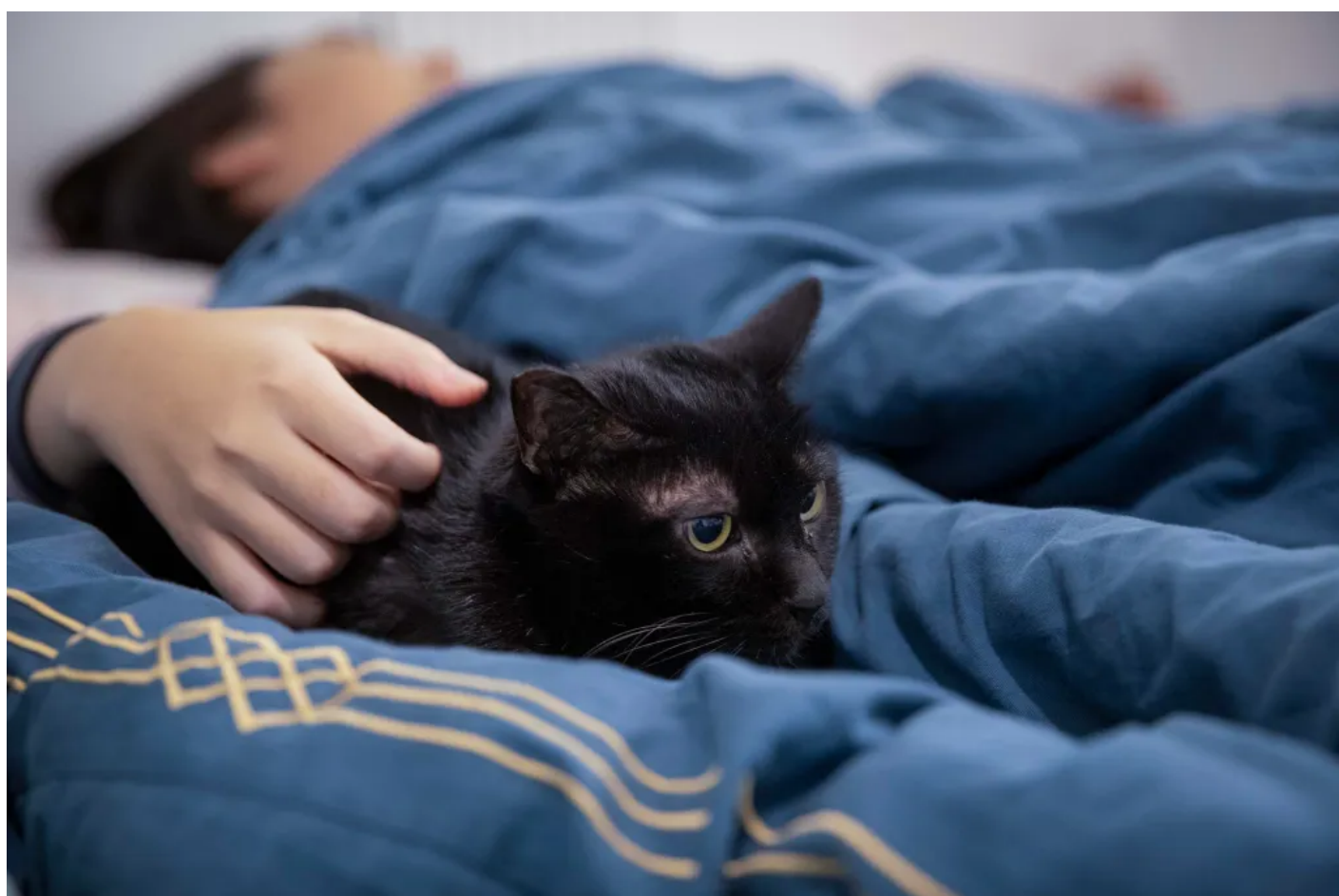
「學校的事，影響我整個人生。」她淡淡地說，「常有跨來找我，問我『出櫃後該怎麼適應』？」而她給這些人的勸告是：「一開始，最好把每個人都當成敵人。」

她用有點挑釁的口吻說：「像我接受媒體採訪，會講很官腔的內容，你一定覺得我講得很空洞吧？」突然意識到自己可能太尖銳，她又趕緊收斂了神色：「但現實是，一旦我們露出真性情，換來的可能是非常危險的處境。」

休學後有朋友介紹她到科技公司面試，朋友說：「我們公司性別多元，對同志很包容。」她也順利錄取了，報到前幾天她接到人資電話：「副總說你要跟全公司的女同事出櫃，由她們來投票，看妳可不可以進公司。」她掛斷電話，感到難以言喻的劇痛。從此她開始武裝自己，不輕易敞開心胸。

天無絕人之路，開源社群的朋友Irvin介紹她去網站當實習生，後續通過考核，她順利轉正成工程師，早年為自己準備的救生小艇，竟真的派上用場。她也認識了念社會學的伴侶小曦，透過小曦，她更理解了性別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關係。親友陪伴下，她慢慢重拾信心。

台灣女子自由軟體工作小組的發起人依瑪貓，回憶當年18歲的吳宇萱在演講結束後，跑來跟她說話。「她說自己爭取住宿、被學務長羞辱的過程……說一說就哭了出來。」後來她們回到台灣維基辦公室，大家還陪她討論怎麼性平申訴。「想不到她小小的身體，後來會有那麼大的力量。」依瑪貓敬佩地說。



2025 1 8

/

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的秘書長王則文也觀察到，吳宇萱其實是心靈纖弱的人，並不如外表剛強：「這些年的過程，其實都讓她很受傷，只是為了運動，她才硬撐下去。」

不用上學後，吳宇萱花更多時間參與性別運動。當她認識更多同儕，突然意識到自己無比幸運。「家人支持我、伴侶支持我，經濟也沒有問題。」她高中出櫃後，媽媽一度掙扎還是選擇接納，若她想要手術變更性別，外公甚至願意贊助費用。

但她的跨性別朋友總是陷入相似困境：「他想在社會上生活，就要換證，想要換證就要手術，要手術就要有足夠的錢，要好好工作賺錢不被出櫃又要先換證……」一口氣說完這串像繞口令的話，她下結論：「你有發現嗎？這是個死循環。」

吳宇萱在這裡所稱的「手術」，意指目前台灣戶政單位的內規，依據內政部2008年發布的函釋，變更性別要件為男跨女需摘除陰莖與睪丸、女跨男則需摘除乳房、子宮、卵巢，要求極其嚴苛。

割除上述人體重要器官，風險極高，也所費不貲，醫療加上休養、復健半年的費用為新台幣50萬至70萬元之間。端傳媒曾訪問跨男尼莫的故事，即使他渴望透過手術換證，但因腦幹出血和帕金森氏

症，他的身體已經無法負擔更多手術，才被迫尋求訴訟。

何況，「函釋」只是行政部門自己「解釋規則」的公文，讓公務員參考。但實務上，因為缺乏其他法源，近二十年來，戶政單位遇到想變更性別的民眾，還是只能請他們提供如此殘酷的手術證明。

近年來，多起法院判決已陸續否定這份內政部函釋的法律效力。法官認為，該函釋並非真正的法律，而是行政機關自行制定的內規，沒有法律明確授權。行政機關據此拒絕跨性別者變更性別登記，已被法院多次認定為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及人格權保障。

例如，2021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跨女小E勝訴時，即指出「要求摘除性器官作為變更性別的前提，已超出行政機關權限，並構成對基本權利的不當限制」。同樣在2024年，高等行政法院針對小那、尼莫等人，也做出類似見解，認為強制手術違反憲法保障的人格自主權。



| 2024 11 24 /

社會難以看見的弱勢跨性處境

吳宇萱也分享她身邊的真實案例：「我遇到一個跨，她學歷不好只能做清潔工，可是所有最髒最噁心的，別人不想打掃的案子她都做，因為她想存到六十萬去手術。她看起來超累的，會不會有一天她過勞死、暴斃了，死亡證明書上還是男生？」

「還有我朋友，她出櫃後被家裡趕出來，高中都沒念完，那她能做什麼？她去跑外送，也做得很好，什麼人家不要的垃圾單她也都接，後來呢？她送完餐要下樓，頭一暈，從三樓跌到一樓，手肘粉碎性骨折，治療花了三十幾萬，存來手術的錢通通花掉了！」

吳宇萱越講越激動：「你們都說跨性別不跟社會對話，問題是，不要講生活，他們都快生存不下去了，要怎麼去跟歧視他的人對話？」

她認為自己是各方面更幸運的人：「我會寫程式不怕沒工作，我有時間讀酷兒理論，我甚至可以接受採訪，所以我才會在這裡跟你講話不是嗎？」

她講得很諷刺，甚至笑出來，笑中帶淚：「所以我有義務成為箭靶啊，我有責任去承擔這個風險啊，在網路上罵我有什麼關係？來吧！多打一點，反正我不痛不癢，看他們把箭浪費在我身上我也開心。」

吳宇萱的感受並非偶然，我們曾報導多位跨性別者艱辛的手術心路歷程，他們需向親友借款或存錢多年才籌到手術費。受訪者也不約而同地透露，他們願意受訪，是因為其他人仍處於極其惡劣的處境中，因此他們負擔某種「為社群發聲」的道德義務。

雨越來越大，浪花打濕吳宇萱的裙子，她渾然未覺，仍緩緩往前走。她說：「認識其他跨性別者以後，我最大的改變就是，再也不會勸人家不要自殺。」起初她會想辦法救援，到對方的租屋處找人，後來逐漸疲乏。

「勸自殺這件事情可以勸第一次，如果她只是衝動，我們可以勸她。可是你後來發現，她的整個人生沒有一個好的方法脫離這個迴圈，你還勸她活著，坦白講，你才是那個不理性的人。」

「不可能救到每個人。每個月兩三次，一定會有一次，你沒在滑手機，你限動沒看，然後人就走了。」社群朋友不幸離世，她們通常不會去參加告別式，只能默默祝福。

「因為對她的家人來說，我們這些人就是害死她的妖魔鬼怪。」她輕輕說：「至少你知道這個人走了，就不會再為她擔心。」



| 2024 12 7 /

超越個人經驗的社會運動

2019年，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，性別運動似乎取得重大進展。但對吳宇萱來說，她已經進入另一個戰場。

「那幾年，宇萱一直來找我們討論免術換證，她說這對社群很重要。」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（下稱伴盟）簡至潔嘆口氣：「可是我們告訴她，社會和組織都還沒準備好啊！」

伴盟曾協助吳宇萱宿舍事件的法律救濟。作為台灣老牌的同運團體，她們自認對跨性別的瞭解還不足以投入這場戰役，直到吳宇萱強大的動力推著她們往前。「我們才開始做讀書會、做小組，整備我們自己的知識。」簡至潔苦笑著說：「本來想準備久一點，可是後來宇萱說她實在不想再等了，她很堅持。」

2020年吳宇萱在律師團協助下正式提起訴訟，她向法院提交了醫療診斷等資料，證明自己性別歸屬確為女性，也開啟伴盟在這領域的首戰。這是一場漫長膠著、被伴盟形容為「波折險阻」的官司。當其他當事人小E、小那、尼莫都相繼取得勝訴，唯有她的案子，因為法官聲請釋憲，在法院和憲法法庭之間跌宕。

這也是吳宇萱始料未及，她很早就有手術改變性別的計畫，只是為了抗議不合理的政策，才讓自己留在「未術」的狀態，「我延後了手術，只是沒想到會等這麼久。」簡至潔也坦言：「確實她是為了集體先擱置自己的需求。」

她調整情緒、接受心理治療，試著維持日常生活，但時時刻刻都是煎熬。等待的日子，她持續與伴侶進行沙盤推演，思考各種可能的結局，並且在手機寫下不同的應對方案，其中一個極端選項是：「輸了，立刻離開台灣。」這是她為自己準備的最後一艘救生小艇，若判決敗訴，她會帶著傷遠走他鄉。



2024年8月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：勝訴。當天晚上，她和伴盟、律師、親友歡聚一堂慶祝。

簡至潔回顧四年歷程，也感慨：「宇萱是我第一個深入認識的跨性別朋友，也改變了我對跨性別的想法。因為她，我才不會只停留在理念的支持，知道我是為了真實的人在努力。」

換了身分證，也不是幸福快樂的結局，她被公布個資後，面對了比以往更嚴重的網暴、歧視、甚至人身攻擊。吳宇萱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，她說：「那陣子常半夜嚇醒，我從沒這麼害怕過。」

但她很快甩甩頭髮，收起脆弱的一面，她強調：「真正重要的是，我想告訴那些沒辦法手術的人，不要絕望，你來訴訟，就有機會換證。」

離開海邊之前，雨停了，雲層後有若隱若現的彩虹。我們約下次見面，她指著行事曆上的一個格子，雀躍地說：「這一天不行，我要去動手術。」那一刻她防備的表情，終於稍微舒展開來。她說：「我的人生卡住好久，終於可以往下走了。」

2024年12月，吳宇萱在伴侶陪同下完成了長達11小時的性別肯定手術（Gender Affirming Surgery）。術後第三日，我們帶著花束到醫院探望她，病房裡還有四五個女孩，是來自不同跨社群的朋友。她還在恢復中，但氣色不錯，熱情地跟她的姊妹說：「來來，我幫大家介紹一下，這是記者，這是攝影師。」好像她不是在病床上，是在主持記者會。



| 2024 12 7

/

這天也是術後第一次拆紗布，主治醫師走進來，關心她：「感覺怎麼樣？等一下要幫你清潔傷口，還要教你擴張護理。」在護理師協助下，她透過鏡子，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新做好的「器官」，她非常興奮，邀請我們共賞：「一起來看吧！幫我拍個照！」大家都很緊張，趕緊阻止她：「不要拍照給別人看啦！」「沒差啦，反正我的隱私都被網友曝光了。」她苦中作樂地說。

當護理師拿出擴張的矽膠棒時，她喊著：「也太長了吧？」身邊的女孩說：「這有什麼，我的棒子有38公分。」「我來啦，我教妳怎麼灌洗啦。」姊妹你一言、我一語，七嘴八舌跟她傳授「保養妹妹」的技巧。空間裡笑語盈盈，冰冷色調的冬日病房，瞬間暖了起來。

手術只是第一步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她仍得忍受傷口的痛楚，每天按表操課地進行擴張護理，常累到無法起身。她開玩笑：「有人問我後不後悔？我說後悔啦！哪次不後悔。」但伴侶小曦偷偷告訴我們，手術後，她的精神輕盈許多，整個人都放鬆下來。

「至少，不要有人再為了換證被逼著去手術了。」她坐在窗邊，陽光穿透玻璃落在她的側臉，語氣裡帶著期待。

窗外，仍是動盪險惡的世間。然而，當負傷的網絡交織阡陌，互為土壤，開出生命力的花，我們知道，多元的社會，不再是彼岸遙不可及的夢想。

